



阿Q正传

(节选)

□ 鲁迅

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，连他先前的“行状”也渺茫。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，只要他帮忙，只拿他玩笑，从来没有留心他的“行状”的。而阿Q自己也不说，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，间或瞪着眼睛道：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！你算是什么东西！”

阿Q没有家，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；也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。工作略长久时，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，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，人们忙碌的时候，也还记起阿Q来，然而记起的是做工，并不是“行状”；一闲空，连阿Q都早忘却，更不必说“行状”了。只是有一回，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：“阿Q真能做！”这时阿Q赤着膊，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，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，然而阿Q很喜欢。

阿Q又很自尊，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他眼神里，甚至至于对于两位“文童”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。夫文童者，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；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，除有钱之外，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，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，他想：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！加以进了几回城，阿Q自然更自负，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，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，未庄人叫“长凳”，他也叫“长凳”，城里人却叫“条凳”，他想：这是错的，可笑！油煎大头鱼，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，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，他想：这也是错的，可笑！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，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！

阿Q“先前阔”，见识高，而且“真能做”，本来几乎是一个“完人”了，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。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，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。这虽然也在他身上，而看阿Q的意思，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，因为他讳说“癞”以及一切近于“赖”的音，后来推而广之，“光”也讳，“亮”也讳，再后来，连“灯”“烛”都讳了。一犯讳，不问有心与无心，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，估量了对手，口讷的他便骂，气力小的他便打；然

而不知怎么一回事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。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，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。

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，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。一见面，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：诨，亮起来了。”

阿Q照例的发了怒，他怒目而视了。

“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！”他们并不怕。

阿Q没有法，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：“你还不配……”这时候，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容的癞头疮，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；但上文说过，阿Q是有见识的，他立刻知道和“犯忌”有点抵触，便不再往底下说。

闲人还不完，只撩他，于是终而至于打。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，被人揪住黄辫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，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阿Q站了一刻，心里想，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……”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。

阿Q想在心里的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，所以凡是和阿Q玩笑的人们，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，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，人就先一着对他说：“阿Q，这不是儿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说：人打畜生！”

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，歪着头，说道：“打虫豸，好不好？我是虫豸——还不放么？”

但虽然是虫豸，闲人也并不放，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。然而不到十秒钟，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，除了“自轻自贱”不算外，余下的就是“第一个”。状元不也是“第一个”么？“你算是什么东西呢！”

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，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，又和别人调笑一通，口角一通，又得了胜，愉快的回到土谷祠，放倒头睡着了。假使有钱，他便去押牌

宝，一推人蹲在地面上，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，声音他最响：“青龙四百！”

“咳……开……啦！”桩家揭开盒子盖，也是汗流满面的唱。“天门啦……角回啦……！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……！阿Q的铜钱拿过来……！”

“穿堂一百——一百五十！”

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，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。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，站在后面看，替别人着急，一直到散场，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，第二天，肿着眼睛去工作。

但真所谓“塞翁失马安知非福”罢，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，他倒几乎失败了。

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。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，戏台左近，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。做戏的锣鼓，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；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。他赢而又赢，铜钱变成角洋，角洋变成大洋，大洋又成了叠。他兴高采烈得非常：“天门两块！”

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。骂声打声脚步声，昏头昏脑的一大阵，他才爬起来，赌摊不见了，人们也不见了，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，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，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。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，定一定神，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。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，还到哪里去寻根底呢？



作家作品简介

鲁迅(1881年9月25日—1936年10月19日)，浙江绍兴人，曾用名周樟寿，后改名周树人，字豫山，后改豫才，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。“鲁迅”是他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所用的笔名。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民主战士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。鲁迅在文学创作、文学批评、思想研究、文学史研究、翻译、美术理论引进、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

大贡献。

《阿Q正传》是鲁迅先生于1921—1922年撰写的中篇小说，小说最初发表于北京《晨报副刊》，后收入小说集《呐喊》，其中主要人物有阿Q、赵太爷、吴妈、假洋鬼子、王胡、小D等。故事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，塑造了阿Q这个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沉重压迫，精神被扭曲变形的农村贫苦雇农形象，向人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畸形的中国社会

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。它的发表，有着特定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背景。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，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。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，利用封建礼教、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，在阿Q身上，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显著特征。阿Q精神已成了“精神胜利法”的代名词。



手推车

艾青

在黄河流过的地域
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
手推车
以唯一的轮子
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
穿过寒冷与静寂
从这一个山脚
到那一个山脚
彻响着
北国人民的悲哀

在冰雪凝冻的日子
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
手推车
以单独的轮子
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
穿过广阔与荒漠
从这一条路
到那一条路
交织着
北国人民的悲哀

赏析

《手推车》是现代著名诗人艾青作于1938年初的一首抒情诗。诗人借助“手推车”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意象，从侧面体现出中华民族沉重的历史命运和深重灾难，表现出“北国人民的悲哀”，也蕴涵着诗人对当时保守呆板落后的生活方式的悲哀和否定。这既是诗人对苦难制造者的悲怆的抗议，也是对改变手推车型的落后生活方式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启示。

诗人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具体可感的形象——手推车，把注意力和想象力集中在这一特定物象进行艺术刻画，表现独特的思想感受。全诗分两部分：第一部分围绕手推车的“尖音”进行艺术渲染，与北国人民的“悲哀”相呼应；第二部分紧扣手推车留下的“辙痕”进行铺陈，与北国人民的“悲哀”相交织，从听觉到视觉给读者以强烈的触动。形式上通过音节的跳宕和词句反复的意境营造，加深了诗的气氛渲染和情绪表达。

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乱迭起，民不聊生。1937年爆发了抗日战争，战火最先在华北地区燃烧。我们可以想象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寒风中穿着破旧的棉袄，挑着行李，去找一个理想的安居之所。这当中，也夹杂有大量的手推车，这些旧时代北方人民特有的交通工具，不止是载着难民们全部家当，也载满他们的希望、焦虑和无助的愤怒。

艾青的《手推车》一诗就描写了当时那样的场景。诗歌只有两节，每节10行，采用了复沓的表现手段。第一节首先写了手推车轮行进的位置“在黄河流过的地域”，这个地域非常广泛，而且在“阴暗的天穹”的背景下流浪者是“无数”的，这些人都是异常沉默，因为可以听到车轮子发出的“痉挛的尖音”。这个声音是“悲哀”的，这种沉默中的悲哀既是人民的悲哀，也是当权者的悲哀，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。第二节则略微有些变化，突出了“在冰雪凝冻的日子”的阴冷氛围，诗人以画家的笔法让手推车“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”，那一条条辙迹在北中国蔓延着、交织着，但到处是战火，到处是欺凌，手推车没有停息的地方，难民们没有落脚的安全居所。人们读了这首诗，心头眼底除了“悲哀”之外，还会生出一种愿望，那就是拿起武器，保家卫国。但作者没有把这层意思直接说出来，而是将感情压抑在心中、在诗句的每一个字眼里。眼睛看着逐渐远去的手推车，读者的悲哀和愤怒情绪也被调动起来，内心响彻反抗的呼喊。（王新德）